

王阳明与杭州

钱 明

提 要:王阳明与杭州的关系可分为游玩型与传教型。西湖等湖光山色可谓阳明游玩杭州的主要对象,书院寺庙是阳明传教杭州的重要场所,明代杭州所建的几处书院,大都与王阳明有关。作为心学家的王阳明,热心推介以诗文、艺术见长的洪氏世家,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对杭州才子文化的某种态度。西湖周边的佛寺道院不仅为阳明的思想创设提供了极佳场所,而且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这也是他决意要在杭州建书院、兴讲会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王阳明 杭州 书院 西湖

作者钱明,日本九州大学博士,现为浙江国际阳明学研究中心主任、浙江省社科院研究员(邮政编码 310028)。

有件事多少年来一直令我纳闷:为什么像王阳明这样与杭州有着如此亲密关系的思想大师的遗址得不到修复、事迹得不到宣传^①?也许是杭州的文化底蕴太深厚、文化资源太丰富的缘故。被中国各地争得不可开交,甚至连日、韩等国都要来为之一争高下的王阳明,在杭州竟会受到如此冷落(我只在早些年修复的万松书院内见到一尊王阳明石膏像)!即使从海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角度考虑,王阳明在杭州的地位也应该得到凸显(王阳明是国民党最为推崇的先贤之一,台湾有多处以阳明命名的名胜,阳明学是台湾学术界的一大“显学”!)

王阳明(1472—1529,名守仁,字伯安)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哲学家、政治家、教育家和军事家,浙江有了他,如同德国东普鲁士有了康德。浙江大地与王阳明关系最密切的是余姚、绍兴和杭州。王阳明出生在余姚,成长在绍兴,频繁活动于杭州。杭州是他与弟子讲学最多的地方之一。在阳明学的形成发展过程中,杭州的人文环境曾给予王学缔造者无穷的灵感启迪和丰富的思想资源,这也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叶日本著名阳明学专家冈田武彦一行来华考察王阳明遗迹时以杭州为首选地的重要原因之一。然而遗憾的是,在最近刚刚启动的“杭州青年文艺家计划”中,有发现、培养和引进国内著名作家、编剧、舞台编导、电视导演、词曲作家、乐团指挥、器乐演奏家、歌唱家、舞蹈家

和国际知名金石、书画家等计划目标,而唯独没有使杭州拥有国内著名思想家、学术大师的目标诉求。难道杭州文化只能按照历史上“才子文化”的轨迹一条道走到底不成!难道曾养育过王阳明、章太炎、马一浮这样思想大师的杭州就不能再创辉煌的精神文化于当代!

笔者撰写此文的目的,就是要把王阳明与杭州的关系作一推介,以证实杭州在阳明学的形成发展过程中有着举足轻重地位,这不仅可从明代杭州所建的诸多书院中得到印证,还能从王阳明撰写的诸多诗文中获得佐证。大体而言,王阳明与杭州的关系可分为游玩型与传教型,西湖等湖光山色可谓阳明游玩杭州的主要对象,书院寺庙可谓阳明传教杭州的重要场所,而这两者事实上又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这固然与王阳明的“乐学”理念密切相关,但更主要的恐怕还在于西湖美景及其人文环境对他的巨大吸引力。

一、王阳明与杭州书院

关于明代书院与阳明学的关系,明人沈德符曾有一段精辟论述:“自武宗朝王新建(阳明)以良知之学行江浙两广间……于是东南景附,书院顿盛,虽世宗力禁而终不能止。”^②而明代杭州所建的几处书院,却大都与王阳明有关。

1. 万松书院

万松书院是明清时期杭城规模最大、历时最久、影响最广的书院，曾是浙江省文人汇集之地。万松书院是当时的省级学府^③，是专门用于培养科举浙江省人才的官办学校。嘉靖四年（1525）王阳明《万松书院记》称：

万松书院在浙江省南门外，当湖山之间。弘治初，参政周君近仁因废寺之址而改为之，庙貌规制略如学宫，延孔氏之裔以奉祀事。近年以来，有司相继绎理，地益以胜，然亦止为游观之所，而讲诵之道未备也。嘉靖乙酉，侍御潘君景哲奉命来巡，宪度丕肃，文风聿新。既简乡闱，收一省之贤而上之南宫矣，又以遗才之不能尽取为憾，思有以大成之，乃增修书院，益广居斋舍为三十六楹，具其器用，置赡田若干顷，揭白鹿之规，抡彦选俊，肄习其间，以倡列郡之士，而以属之提学金事万君汝信。汝信曰：“是固潮之责也。”藩臬诸君咸赞厥成，使知事严纲董其役，知府陈力、推官陈麓等相协经理。阅月逾旬，工讫事举。乃来请言，以记其事。^④

参政周近仁，名木；南门即凤山门，元时称南门；“废寺”即报国寺；孔氏之裔即孔子南传后裔；监察御史潘景哲，名仿，信奉阳明学；万汝信，名潮，阳明弟子。据此记文可知，周木于弘治初（1489）始建万松书院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书院“亦止为游观之所，而讲诵之道未备也”；直到三十六年后，御史潘仿来杭，为“尽取”浙江省人才，遂请万潮总负责，知事严纲“董其役”，知府陈力、推官陈麓等“相协经理”，在原址上“增修”万松书院，然后“抡彦选俊，肄习其间，以倡列郡之士”。书院修成后，潘仿、万潮又请当时在绍兴讲学的王阳明撰写记文。阳明在记文中阐释了“书院之设”在于“明人伦”，而非“驰骛于记诵辞章，而功利得丧分惑其心”的科举之业，强调“明伦之外无学矣”。遗憾的是，前些年重新修建的万松书院，仿佛又回到了四百年前“止为游观之所”的误区，这与当年增修万松书院的目的以及杭州文化名城的历史地位甚不相符。

此外，王阳明弟子董漸曾在《万松书院饯孔彦绳》中指出：

孔圣嫡孙，随宋南迁，占籍衢州。元孔洙以曲阜守墓奏让公爵，世祖允其让而嘉之，以洙为祭酒，厥后遂为布衣。正德间，余弟淞言于衢守沈焘，奏保五十九世孙孔彦绳袭五经博士，北上，淞为设祖道，饯于万松书院，余赋之……^⑤

这里说的是明正德年间，孔子第五十九世孔彦绳

奉武宗之旨，赴京袭五经博士，北上路经杭州时，衢州太守沈焘的好友董淞在万松书院为其饯行，以弘扬孔氏祖道。此时董漸正好在杭州问学，遂赋诗记之，诗中对万松书院以及孔庭所处周边环境的描述是“万松之山天青，孔庭四壁皆松声”。此则史料不仅为我们介绍了随宋室南迁后定居衢州的孔子后裔们的大致情况，而且再次证明了万松书院与孔氏后裔、阳明门人的密切关系。

2. 天真书院

天真书院是由阳明弟子们遵照阳明意愿修建的私人讲学场所。据阳明弟子邹守益说：“天真书院，本天真、天龙、净明三方地。岁庚寅（1530），同门王子臣、薛子侃、王子畿暨德洪，改建书院，以祀先师新建伯。”

⑥又据《阳明年谱》记载：

嘉靖九年庚寅五月，门人薛侃建精舍于天真山，祀先生。天真距杭州城南十里，山多奇岩古洞，下瞰八卦田，左抱西湖，前临胥海，师昔在越讲学时，尝欲择地当湖海之交，目前常见浩荡，图卜筑以居，将终老焉。起征思、田，洪、畿随师渡江，偶登兹山，若有会意者。临发以告，师喜曰：“吾二十年前游此，久念不及，悔未一登而去。”至西安，遗以二诗，有“天真泉石秀，新有鹿门期”及“文明原有象，卜筑岂无缘”之句。侃奔师丧，既终葬，患同门聚散无期，忆师遗志，遂筑祠于山麓。同门董漸、刘侯、孙应奎、程尚宁、范引年、柴凤等董其事，邹守益、方献夫、欧阳德等前后相役；斋庑庖湢具备，可居诸生百余。每年祭期，以春秋二仲月仲丁日，四方同志如期陈礼仪，悬钟磬，歌诗，侑食。祭毕，讲会终月。^⑦

所谓“吾二十年前游此，久念不及，悔未一登而去”，应是指正德二年（1507）夏，阳明“赴谪至钱塘（即杭州），瑾（即刘瑾）遣人随侦，先生（指阳明）度不免，乃托言投江以脱之……十二月返钱塘，赴龙场驿（在贵州）”^⑧。而阳明的两首诗，出自《西安雨中诸生出候因寄德洪汝中并示书院诸生》和《德洪汝中方卜书院盛称天真之奇并寄及之》^⑨。因阳明当时路经杭州时，身负“罪责”，行动诡秘，无暇登天真山一游，所以其高足们遂在阳明歿后第三年（阳明死于嘉靖七年）五月，筑祠堂建书院于山麓，以实现阳明讲学天真之遗愿^⑩。据阳明弟子薛侃《勒石文》：

嘉靖庚寅秋，天真精舍成，中为祠堂，后为文明阁，为载书室，右为望海亭，左为嘉会堂，左前为游艺所、传经楼，右为明德堂，为日新馆，余为斋舍。周以石

垣，界则东止净明，西界天龙，北暨天真，南抵龟田路。是举也，成夫子道意，四方同志，协而成之，勒之于石，俾世守者稽焉。^⑪

天真精舍即天真书院，祠堂即祭祀阳明的仰止祠。精舍与祠堂于嘉靖九年秋建成后，遂以每年的春秋二仲月仲丁日即农历2月14日和8月14日为阳明祭期，在祭期日，“四方同志如期陈礼仪”^⑫，并“以是日兴事作室，朝夕讲肄，承事夫子之灵，以免于离居，以终永图”^⑬，即欲借祭祀阳明先师的名义，把讲学传道、以学会友的传统永远传下去。为此，薛侃还特地撰告文祈求“天真土神”保佑。嘉靖三十三年（1554），阳明弟子欧阳德又专门对天真书院的仰止祠进行了改建^⑭，邹守益撰《天真书院改建仰止祠记》称：

甲寅，今总制司马梅林胡公宗宪按浙，今中丞阮公鵠视学，谋于同门黄子弘纲，改祠于天真上院，距书院半里许。……合而题之曰“阳明先生祠”。门外“泮璧池”，跨池而桥，曰“登云桥”。外印龟田，亭其上，曰“太极”云。岁丁巳（嘉靖三十六）春，总制胡公平海夷而归，思敷文教，以戢武事，命同门杭二守、唐尧臣重刻先师《文录》、《传习录》于书院，以嘉惠诸生。增修祠宇，加丹垩，搜泉石之胜，辟“凝霞”、“玄明”二洞，梯上真，穴蟾窟，径三峡，采十真，以临四眺；湘烟越峤，纵足万状，穹岛怒涛，坐收樽俎之间。四方游者愕然，以为造物千年所秘也。文明有象，先师尝咏之，而一旦尽发于郡公，鬼神其听之矣。^⑮

这说明，改建后的仰止祠，改名“阳明先生祠”，不仅面积有了扩大，地点也从天真精舍内上移到“距书院半里许”的“上院”，疑即从天真山麓移至山顶。三年后，胡宗宪又命杭二守、唐尧臣重刻王阳明《文录》、《传习录》于书院，并再次“增修祠宇”，把杭州人追思阳明的活动推向高潮。随着阳明祠地点的升高，远处的钱塘江尽收眼底，“湘烟越峤，纵足万状，穹岛怒涛，坐收樽俎之间”，令四方游客叹为观止。

3. 两峰书院

两峰书院由洪钟（1443—1523）所建，与王阳明并无直接关系，然而正德六年（1511）洪钟辞官后便筑两峰书院于西湖涌金门之南，“自号两峰居士，日与朋旧倘佯诗酒以为乐，如是者十有一年”，直到嘉靖二年（1523）卒。而王阳明曾于正德十四年（1519）“称病西湖净慈寺”，其间可能造访过附近的两峰书院，并与洪钟结下了友谊。于是洪钟卒后，其长子洪澄遂于次年

“以币以状来请”阳明撰铭。当时阳明正在绍兴讲学，因念及与洪钟的友情，便写了篇近两千字的墓志铭，以示对洪钟的表彰与怀念。因此，把洪钟及两峰书院与王阳明联系在一起，并非无稽之谈。

王阳明《溢襄惠两峰洪公墓志铭》称：

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太子太保刑部尚书兼都察院左都御史致仕洪公，以嘉靖二年四月十九日薨，时年八十有一矣。讣闻，天子遣官九谕祭，赐谥襄惠，赐葬钱塘东穆坞之原。其嗣子澄将以明年乙酉月日举葬事，以币以状来请铭。维洪氏世显于鄱阳。自宋太师忠宣公皓始赐第于钱塘西湖之葛岭，三子景伯、景严、景卢皆以名德相承，遂为钱塘望族。……公讳钟，字宣之，自幼歧嶷不凡。成化戊子，年二十六，以《易经》领乡荐。乙未举进士，授官刑部主事，谙习宪典。时相继为大司寇者皆耆德宿望，咸器重礼信之。委总诸司章奏，疑议大狱，取裁于公，声闻骤起。庚子，升员外郎，仍领诸司事。癸卯丁内艰。丙午起复，升郎中，寻虑囚山西。乙巳，江西、福建流贼甫定，公承命往审处之。归，言福建之武平、上杭、清流、永定，江西之安远、龙南，广东之程乡，皆流移混杂，习于斗争，以武力相尚，是以易哄而乱。譬若群豺虎而激怒之，欲其无相攫噬，难矣。宜及其平时令有司多立社学，以训诲其子弟，销其兵器，易之以诗书礼让，庶几潜化其奸宄。时以为知本之论。弘治己酉，升江西按察副使。癸丑，升四川按察使。所在发奸擿伏，无所挠避；而听决如流，庭无宿讼。由是横豪屏息，自土官宣慰使，皆懔懔奉约束。安氏世有马湖，恃力骄僭，为地方患。公从容画策去之，请吏于朝，遂以帖定，丙辰入觐，升江西右布政使。丁巳，转福建左布政使。著绩两省。戊午，升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顺天等府，兼整饬蓟州诸边备。时朵颜虏势日猖獗，公以边备积弛，乃建议增筑边墙。自山海关界岭口西北至密云古北口黄花镇直抵居庸，延亘千余里，缮复城堡三百七十，悉城沿边诸县，官无浪费而民不知劳。自是缓急有赖。又奏减防秋官兵六千人，岁省輓输犒赏之费以数万。创建浮桥于通州，以利病涉。毁永平陶窑，以息军民横役之苦。夺民产及牧圉草场之入于权贵者而悉还之。远近大悦，名称藉甚。然权贵人之扼势失利者，数短公于上，遂改云南巡抚，再改贵州。顷之，召还督理漕运，兼巡抚凤阳诸处。正德丁卯，升右都御史，仍董漕政。戊辰，命掌南京都察院事，寻升南京刑部尚书。己巳，改北京工部，复改刑部，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加太子少保，赐玉带。庚午，特命出总

川、陕、湖、河四省军务。时沔阳洞庭水寇丘仁、杨清等攻掠城邑，其锋甚锐，官军屡失利。公至，以计擒灭之。蓝五起蜀，与鄢老人等聚众往来，寇暴川、陕间，远近骚动。公涉历险阻，深入贼巢，运谋设奇，躬冒矢石，前后斩获招降以十数万，擒其渠首二十八人，露布以闻。土官杨友、杨爱相仇激为变，众至三万余，流劫重庆、保宁诸州县。公随调兵剿平之，复其故业。朝廷七降敕奖励，赐白金麒麟服，进太子太保。公辞不获，则引年恳疏乞归。章七上，始允之。圣谕优奖，赐驰驿还，仍进光禄大夫，录其孙一人入胃监。公既归，筑两峰书院于西湖之上，自号两峰居士。日与朋旧倘佯诗酒以为乐，如是者十有一年。^⑩

在这篇墓志铭中，王阳明不仅详细介绍了洪钟的事迹，而且略述了从南宋洪皓始赐第于钱塘西湖之葛岭后的杭州洪氏世家。据周膺《洪氏家族与西溪湿地》（中国当代出版社2005年板）一书介绍，杭州洪氏世家，历朝历代，名人辈出，如南宋的洪皓、洪适、洪遵、洪迈父子，明代的洪钟、洪澄、洪瞻祖、洪楩、洪吉臣、洪吉晖、洪吉符祖孙，清代的洪昇等。洪氏一门多有文化上的建树，对杭州文化特别是西溪湿地文化的形成影响甚大。洪皓是著名的史学家和诗人。洪适工文词，又是刻书家。洪遵是著名的钱币学家，对医学也有研究。洪迈一生著述极为繁富，著有《容斋随笔》、《野处类稿》、《容斋诗话》等，其中《容斋随笔》是一部广涉历史、文学、哲学、艺术等方面随笔集，多受推崇。洪钟一生勤奋好读，辞官后筑两峰书院于西湖涌金门之南，教授子女及贫困子弟读书。洪瞻祖所著《西溪旧志》是最早的西溪湿地乡土志。洪楩是明代著名的出版家，他校刊的《清平山堂话本》是现存刊印最早的宋元明话本集，也是研究中国话本最可靠的资料之一。洪吉臣、洪吉晖、洪吉符三兄弟以诗文名于世，时有“城西有三洪，英英文字雄”之誉。洪昇是清初著名的戏曲家，与孔尚任齐名，世称“南洪北孔”。一生创作戏曲作品40余种，《长生殿》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在中国戏曲史上具有极高的地位，可谓压卷之作。作为心学家的王阳明，热心推介以诗文、艺术见长的洪氏世家，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对杭州才子文化的某种态度，由此亦可看出浙东文化与浙西文化的复杂关系。

二、王阳明与西湖胜景

王阳明一生与西湖的缘分极深，他在西湖景区长

住的次数至少有两回。据《阳明年谱》记载：

（弘治）十有五年壬戌（1502），先生三十岁，在京师。……明年遂移疾钱塘西湖，复思用世。往来南屏、虎跑诸刹。

正德十四年（1519）九月壬寅，献俘钱塘，以病留。……以濠（即朱辰濠）付之，称病西湖净慈寺。^⑪

另外至少还有三次阳明短暂停留杭州的相关记载，即弘治十八年（1505）赴山东、正德二年（1507）赴贵州、嘉靖六年（1527）赴广西，阳明路经杭州时，都曾在杭州小住时日。至于两次病留西湖的时间究竟有多长，现已无从细考，但既然是来西湖养病的，估计停留的时间不会太短。

总之，王阳明在杭州滞留的时间加起来应该在数月以上，其间给他留下最深印象的便是西湖的湖光山色，他曾赞叹说：“钱塘波涛之汹怪，西湖山水之秀丽，天下之言名胜者无过焉。”^⑫而西湖周边的佛寺道院则不仅为其思想创设提供了极佳场所，而且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这也是他决意要在杭州建书院、兴讲会的重要原因^⑬。

从王阳明写过的诸多赞美西湖胜景的诗篇中看，他对杭州、对西湖的迷恋之情。据笔者初略统计，王阳明一生共写过17首有关杭州及西湖的诗篇，兹录诗及释文于下：

《西湖醉中漫书》二首（弘治十五年）：

湖光潋滟暗偏好，此语相传信不诬。景中况有佳宾主，世上更无真画图。溪风欲雨吟堤树，春水新添没渚蒲。南北双峰引高兴，醉携青竹不须扶。

掩映红妆莫漫猜，隔林知是藕花开。共君醉卧不须到，自有香风拂面来。

录自《王阳明全集》。此诗作于弘治十五年以刑部主事告病归越后弘治十七年起复主试山东乡试前。

《西湖诗》（弘治十五年）：

画舫西湖载酒行，藕花风渡管弦声。余情未尽归来晚，杨柳池台月又生。

录自《王阳明谪黔遗迹》（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95页）。《贵阳阳明祠·阳明洞碑刻拓片集》将该诗篇名称作“自书诗”，笔者据诗意改。该诗与《西湖醉中漫书》所叙景象和心境极为相近，故推知本诗亦撰于弘治十五年。

《四时望江南词》（弘治十五年）：

西湖景，春日取宜晴，花底管弦公子宴，水边绮罗丽人行，十里按歌声。

西湖景，夏日正堪游，金勒马嘶垂柳岸，红妆人泛采莲舟，警起水中鸥。

西湖景，秋日更宜观，桂子岡峦金谷富，鞭蓉洲渚采云间，爽气满前山。

西湖景，冬日转清奇，尝雪楼台评酒价，观梅园圃汀春期，共醉太平时。

录自冯梦龙《王阳明出身靖乱录》，日本弘毅馆刊刻。该书卷上载：弘治十五年，阳明告病归越，明年迁寓于钱塘之西湖，遂作此词。

《寄西湖友》（弘治十八年）：

予有西湖梦，西湖亦梦予。三年成阔别，近事竟何如？况有诸贤在，他时终卜庐。但恐吾归日，君还轩冕拘。

录自《王阳明全集》。此诗作于弘治十七年起复主试山东乡试后正德元年十二月上疏忤刘瑾下锦衣狱前。

《西湖诗》（弘治十八年）：

我所思兮山之阿，下连浩荡兮湖之波。层峦复巘，周遭而环合；云木际天兮，拥千峰之嵯峨。送君之迈兮我心悠悠。桂之楫兮兰之舟。箫鼓激兮哀中流。湖水春兮山月秋，湖云漠漠兮，山风飕飕。苏之堤兮逋之宅。复有忠魂兮山之侧。桂树團團兮空山夕。猿冥冥兮啸青壁。旷怀人兮水涯。目惝恍兮断秋魄。君之游兮，双旗奕奕。水鹤翩翩兮，鸣鳴泽泽。君来何暮兮，去何毋疾。我心则悦兮，毋使我亟。送君之迈兮，欲往无翼。雁流声而南去兮，涉春江之脉脉。阳明王守仁。

王阳明手迹纸本，录自计文渊《王阳明法书集》（杭州出版社1998年版）。该诗系弘治十八年阳明为浙派画家吴小仙（名伟，1459—1508）画《文会赠言图》所作的题画诗。《文会赠言图》又称《词林雅集图》，现藏于上海博物馆，画面记录了弘治十八年在南京为一名叫龙致仁的官员举行的一次文人雅集活动。根据《文会赠言图》画卷之题跋，可知共有包括王阳明、李梦阳、何景明、顾璘、边贡等22人参加了这次告别聚会。龙致仁当时要离开南京到浙江上任，吴伟应邀为之作画，画后要与会者每人以一诗相赠，必以浙江名胜为题，于是王阳明便以西湖为题，撰古体诗一首，笔触悠闲清旷，又含蓄着离筵别席之时的惜别情怀，诗画交融，颇具魅力。

《南屏》（正德二年）：

溪风漠漠南屏路，春服初成病眼开。花竹日新僧已老，湖山如旧我重来。层楼雨急青林迥，古殿云晴碧

嶂回。独有幽禽解相信，双飞时下读书台。

录自《王阳明全集》。此诗系正德二年赴谪贵州龙场前所作。南屏即南屏山，在净慈寺后。

《卧病静慈写怀》（正德二年）：

卧病空山春复夏，山中幽事最能知。雨晴阶下泉声急，夜静松间月色迟。把卷有时眠白石。解缨随意濯清漪。吴山越峤俱堪老，正奈燕云系远思！

录自《王阳明全集》。同上。静慈即净慈寺。

《移居胜果寺》二首（正德二年）：

江上俱知山色好，峰回始见寺门开。半空虚阁有云住，六月深松无暑来。病肺正思移枕簟，洗心兼得远尘埃。富春咫尺烟涛外，时倚层霞望钓台。

病余岩阁坐朝曛，异景相新得未闻。日脚倒明千顷雾，雨声高度万峰云。越山阵水当吴峤，江月随潮上海门。便欲携书从此老，不教猿鹤更移文。

录自《王阳明全集》。同上。胜果寺在凤凰山南麓。

《忆别》（正德二年）：

忆别江干风雪阴，艰难岁月两侵寻。重看骨肉情何限，况复斯文约旧深。贤圣可期先立志，尘凡未脱漫言心。移家便住烟霞壑，绿水青山长对吟。

录自《王阳明全集》。同上。烟霞即烟霞岭，岭下有著名的石屋洞、水乐洞和烟霞洞，号称烟霞三洞。

《西湖》（正德十四年）：

灵鹫高林暑气清，天竺石壁雨痕晴。客来湖上逢云起，僧住峰头话月明。世路久知难直道，此身那得尚虚名！移家早定孤山计，种果支茅却易成。

录自《王阳明全集》。正德十四年，王阳明奉敕往福建处理叛军，至丰城，遭宸濠之变，趋还吉安，集兵平之；八月疏谏亲征；九月献俘钱塘，称病西湖净慈寺，欲坚卧不出，并作此诗以记之；十一月奉旨兼巡抚江西，离杭赴赣，在西湖边住了约两个月。

《宿净寺》四首（正德十四年）：

十月至杭，王师遣人追宸濠，复还江西。是日遂谢病退居西湖。

老屋深松覆古藤，羁栖犹记昔年曾。棋声竹里消闲画，药裹窗前对病僧。烟艇避人长晚出，高峰望远亦时登。而今更是多牵系，欲似当时又不能。

常苦人间不尽愁，每拼须是入山休。若为此夜山中宿，犹自中宵煎百忧。百战西江方底定，六飞南向尚淹留。何人真有回天力，诸老能无取日谋？

百战归来一病身，可看时事更愁人。道人莫问行

藏计,已买桃花洞里春。

山僧对我笑,长见说归山。如何十年别,依旧不曾闲?

录自《王阳明全集》。同上。

《秋日饮月岩新构别王侍御》(嘉靖六年):

湖山久系念,块处限形迹。遥望一水间,十年靡由即。军旅起衰废,驱驰岂遑息!前旌道回冈,取捷上崎侧。新构郁层椒,石门转深寂。是时霜始降,风凄群卉折。壑静响江声,窗虚涵海色。夕阴下西岑,凉月穿东壁。观风此余情,抚景见高臆。匪从群公饯,何因得良觌?南徼方如毁,救焚敢辞亟!来归幸有期,终遂幽寻癖。

录自《王阳明全集》。此诗作于嘉靖六年起平思田之乱路经杭州时。月岩在凤凰山南麓,凤凰山胜果寺高处有月岩峰。该诗最早为嘉靖九年钱德洪序刊的《阳明先生诗录》所录,然《诗录》本在该诗的结尾尚有

注 释

①直到最近,随着杭州市历史文化名城整合工程的全面启动,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才传入我的眼帘:与王阳明有关的一些历史文化遗产,如天真书院等,即将得到修复。本文亦可谓为此而作。

②沈德符:《万历野获篇》卷二十四《书院》,中华书局1959年,第608页。

③在王阳明看来,讲求明伦之学的书院具有高下之分、等级之别。万松书院属省级书院,它收浙江一省彦俊,而“思有以大成之”。《稽山书院尊经阁记》(收入《王阳明全集》,第254-256页)所记之书院为府级,它聚绍兴府所属“八邑彦士”;而《紫阳书院集序》(同上,第239-240页)所记之徽州紫阳书院、《平山书院记》(同上,第889-890页)所记之鄞陵平山书院以及后文所述的天真、两峰书院,则为民间或家族书院。这些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书院,自成一系,与官学并行,共同承担着讲学明伦的教化之责。

④《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52页。

⑤董渭:《从吾道人诗稿》卷下,上海图书馆藏清抄本。

⑥邹守益:《邹东廓先生遗稿》卷四《天真书院改建仰止祠记》,民国十五年胡庆道重印本。

⑦《王阳明全集》,第1328页。案:阳明弟子黄绾的《天真书院田记》(见《石龙集》卷十四,嘉靖十二年刊本)中也有相同记载。

⑧《王阳明全集》,第1227—1228页。

⑨《王阳明全集》,第795页。

⑩此据薛侃“追维夫子,尝图卜筑此山,以便讲学,二诗可以识其志矣”(《薛中离先生全集》卷十二《告天真土神文》,民国四年公昌印务局铅印本)。

⑪《薛中离先生全集》卷十二《勒石文》。案:最近从杭州玉皇山南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整合工程指挥部获知,在天龙寺遗址附近发现了薛侃写的《勒石文》石碑,而石碑所在地应该就是书院原址。

数十字后未被《全集》本收录^⑫。

除了诗篇,王阳明还为杭州于谦祠写过两幅珍贵的楹联,一幅载于清阮葵生《茶余客话》卷十三《阳明先生题于忠肃祠一联记事》:“王文成少时题于忠肃祠一聊云:‘赤手挽银河,公自大名垂宇宙;青山埋白骨,我来何处吊英贤。’书法遒逸,杭人传为文成真笔。文成父海日先生晚年偶书堂聊云:‘看儿曹整顿乾坤,任老子婆娑风月。’^⑬另一幅载于清沈德潜《西湖志纂》卷五《旌功祠》:“千古痛钱塘并楚国孤臣白马江边怒捲千堆雪浪,两朝冤少保同岳家父子夕阳亭里伤心两地风波。”^⑭沈德潜所录来源于嘉靖间提学副使田汝成编撰的《西湖游览志》。旌功祠在杭州三台山下,祀明少保忠肃公于谦。明弘治二年奏敕建祠,额曰旌功,谥曰肃愍。明万历三十年改谥忠肃祠,塑于谦像于祠内^⑮。

⑫这些“同志”中,既有阳明门徒,又有阳明崇拜者,如浙南硕学项乔,嘉靖二十五年(1546)夏来杭时,尝“坐阳明天真书院之下,若为先生衍龟畴者,而先生格言遗翰在书院者,予诵服之,不忍行也”(《项乔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第25—28页)。

⑬《薛中离先生全集》卷十二《告天真土神文》。

⑭钱德洪编的《阳明年谱》将此条记于嘉靖三十四年下,并称:“下祀塑师燕居像,为门人私祭。”(《王阳明全集》,第1346页)

⑮《邹东廓先生遗稿》卷四《天真书院改建仰止祠记》。案:该文《阳明年谱》所记略异。

⑯《王阳明全集》,第937—939页。

⑰《王阳明全集》,第1226、1269页。

⑱《王阳明全集》,第890页。

⑲故此王阳明遂把西湖与“有老氏官焉,殿阁魁杰伟丽”的湖南鄞陵之平山相类比,以表明自己对杭州郡守杨温甫曾“诵读于其间(指平山),盖冥然与世相忘;若将终身焉,而不知其他也”(《王阳明全集》,第889页)的高度认同。

⑳水野实、永富青地:《九大本〈阳明先生诗录〉小考》,《汲古》第35号,日本汲古书院,1999年刊。

㉑阮葵生撰《茶余客话》三十卷,搜集闻人名流的翰墨逸事,考证典章制度,多为前人所未曾言及。该书收入于商务印书馆1936年初版的《丛书集成初编》,2001年齐鲁书社版的《清代笔记丛刊》收入了该书的十二卷本,未录该楹联,另又有中华书局1959年版的陈友琴批注本。兹据《丛书集成初编》移录。

㉒沈云龙主编:《中国名山胜迹志》第17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75年影印本。

㉓翟灏:《湖山便览·西湖新志》卷七,收入《西湖文献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责任编辑 张尚松)